

责任编辑：祝鸣华

那年高二寒假，隔壁来了新邻居，是一位姓林的中年人。林先生很客气，特意送来不少糕点，却不进门，只站在门外与父母攀谈。林先生身后，站着一个女孩，女孩正念初三，圆脸，微胖，眉宇间有她父亲的气息。母亲夸张地赞她又好看又文静，并断定她的成绩优秀。我注意到她圆圆的脸子，微微这么一红。

听母亲说，林先生离异了，一双儿女由夫妻分头抚养。林先生是上海人，但户口不在本地，没有房权，只得租房。租在这里，是因为离女儿的学校很近。

弄堂房子隔音很差，说话嗓门大些，邻家便声声入耳，这是邻里之间传言多的客观原因。但几个月来，隔壁几乎听不到响动。听母亲说，林先生工作很忙，早出晚归，加上近来忙着谈对象，有时甚至彻夜不回。母亲说得不错，我家的门口正对着楼梯，大门敞开，会看到女孩上楼下楼，多是独自一人。

期末考试，因为押宝押个正着，成绩反弹，就央着母亲给买了台游戏机。一台游戏机三百五十元，一盒游戏卡一百五十元，够全家吃整整一个月的了。母亲顶着压力，对父亲只说是从工会借的，让儿子在暑假里开开心，过几天就还回去。

一台八进位的游戏机，一盒五十块的集成卡，成了我当年暑假的全部。魂斗罗、双截龙、坦克大战、金牌玛丽，还有兵蜂、吃豆、忍者、野狼、俄罗斯方块，我两手握定手柄，双眼盯住屏幕，手指交替飞动，不知疲倦究竟为何物。游戏机与电视机之间，不用电线，而用天线。天线的缺点是视频受损、图像不稳，但好处是移动方便，方便在父亲下班回家前及时隐蔽——这是我权衡利弊后的选择。

那天吃罢中饭，照例开启机器。这阵子我正猛攻一款叫做《空手道》的游戏，主角赤手空拳只身赴险，打败歹徒围攻，击落恶鹰分袋，最后勇斗劫匪老大。游戏只给一条命，这也算了，最要命的是没有存盘点，失败了必须从头再来。我攻了无数次，倒了无数次，先被歹徒揍趴，后被恶鹰啄瞎，再后被老大一次次地踩在脚下……时间飞快，转眼五点将近，而我的恶战正酣。我把音量关得微乎其微，以便腾出耳朵照应楼梯的动静。终于，老爸没来之前，老大被我击倒，机器自动播出奖励画面。暗室的门开了，一束白光横贯黑屏，主角从左侧冲向中央的女孩。他们紧紧拥吻，一颗白心冉冉升起，正中打出大字“I Love You”。就在此刻，我听见隔壁发出

冬至又至，不禁想起那年的冬至。那是1962年，我在苏州工作，苏州的冬至习俗是上坟祭祖，可在当时，这算是迷信。冬至之夜，全家喝冬酿酒还是流行的。那冬酿酒，非常美味，此酒只供应冬至日一天，第二天就买不到。有当地人説，即使买到，那味道也不一样了。我们是外地人，不知其奥妙。

三年困难期间，物资匮乏，油、糖、食品，什么都得计划供应，遇节日，稍好些。当时我们这所近千人的高校，不少人已经逢冷闹病，贫血，肝炎，缺少营养的缘故吧。我也是脸部浮肿。就在此时，学校里传出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：冬至晚上全校聚餐。不久，有人又从食堂打听到精彩食谱：大排、酱鸭、油煎带鱼，还有名菜“粉蒸肉”，点心有肉包和豆沙包。冬酿酒尽喝……大家像过年一样奔走相告，差点就学老外“逢人拥抱”了！而我却为了难，我还带着个不满周岁的儿子呢，儿子白天送托儿所，晚上自己带。那可怎么办？我怎能与美食失之交臂？同事们出主意：把孩子喂饱了，让他睡在宿舍里。也只能试试了。

餐厅格外明亮，食品的香与人的笑，使这个冬至夜好特别，觉得开心而满意，我差点将儿子忘记了。待回到宿舍，愣了：儿子光着脚，两条小腿伸出了被面，脸蛋通红，哭声嘶哑，床单上已湿了一片……还好，人没有从床上摔下来。我好内疚，美食的诱惑竟然使我疏忽了做妈的责任。许多年之后，当我说起这段往事时，孩子们笑说，照美国的法律，我这样是要被警察找去的。

“哦——”的一声欢呼，是女孩的声音。我猛地想到，隔墙既然能听音波，必然能收电波，老话说隔墙有耳，到如今除了有耳，还有眼呢！从欢呼的激动程度判断，她很可能观战了无数次，失望了无数次。这声欢呼，是郁积已久的、不能自禁的爆发。

第二天下午，隔壁叽喳喧腾起来，来了好几个女孩。我仍在玩空手道，这类简单游戏一旦通关，便难度顿失。我将音乐彻底关闭，因为隔墙听得一清二楚，还能听见她的解说和预告——接着是老鹰，后来是老大，最后是两个人冒出一颗白心。我存心卖弄，发挥完美，竟没让对手伤到分毫，满血通关。当白心再一次升起，我又听到了欢呼声，不只是她，还有三位。

又到五点，四个女孩鱼贯下楼，她是最最后一个。天气闷热，我家的门大敞着。临下楼前，她转头向我望了一眼，印象中，似还带着微微的一笑。

我顿时害羞起来。我打着赤膊，只穿了一条衩衩。

几个月后，隔壁的安静又一次被打破。时值深夜，我被林先生高一声低一什么的叱骂声惊醒，睡意朦胧间，骂什么全没听清，听得最清的，是一记耳光。女孩始终没有吭声，仿佛根本不在房内。不久，一切重归静寂。

几天后，林家父女搬走了。林先生来我家门口道别，但这次只是他一个人。后来听母亲说，他的女儿早恋，下课后与男生在教室里亲热，被老师逮个正着，如今她成了全校的新闻人物。林先生被校长叫了去，听从建议，决定转学。

我感到无尽的怅然。我失去了唯一的观众，失去了她为我带来的成就感。不，不止于此。因为她，那幅画面不再是苦战的回报、通关的奖励，而是化作了我心中最初的浪漫经历、最久的温馨记忆。上了大学，习得诗律，我很快填成一词——

初浮心字，重逢爱侣，相隔正凝眸。声波轻袅，画传浅淡，最可了闲愁。凭谁解、岁华如水，未语已休休。楼上低眉，门边回首，曾共少年游。

《少年游》这支词牌，来自晏殊“长似少年时”的心愿。古今人情类同，游出去越远，就越想游回，游回那时看似简单而短暂、实则奥妙而悠长的心事，因为它发自人的起点，也指向人的终点。本想拿它对付考试，恐遭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批评，就另填了一阕《满江红》。词的最后一句“游宦太荒唐、毋思量”博得老师激赏，不但得了满分，还在全班朗读。

这回押宝，又被我押了个正着。



几年前，其实我是被埋掉过的，被尘土与世俗埋掉过的。是《上海文学》把我淘了出来，像淘出一块瓦，或者是一块砖，然后擦亮了。

我是陕西秦岭中人，我们村子叫塔尔坪，至今不通手机信号。我常自夸这是世外桃源，其实是十足的穷乡僻壤。父辈们基本文盲，这个村子在地图上查不到的，乡亲们没有在哪本书哪册史里出现过，所以从我识字时起，我就努力地想当好一个作家。

随着我从塔尔坪一步步离开，先去了西安，最后到了上海。一路上，大山慢慢地矮下去，长江一弯弯地转着，土房子变成了高楼大厦，小麦玉米与牛羊马猪换成了车水马龙。蓝色玻璃像是安在天堂上，每次抬头时就有些眩晕，心就一步步地倾斜了，有种“故乡何处是，忘了除非醉”的悲凉。



卢慕飞与邵启晨，都是1964年上的高中，两人不仅在同一个班级，而且还是同桌。

卢慕飞与邵启晨皆有文学天赋，刚读高一，他俩就很谈得拢了。那两年，他们的作文经常轮番或同时被语文老师看中，拿到课堂上朗读、评讲。这种时候，他俩总是相视一笑。间或，两人也会在上课时做“小动作”——悄悄传阅报刊上的某篇佳作。因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话题，何况又是同一张课桌，他们之间不管是谁有了好看的书，都会主动借给对方，就连在课外吃零食，也彼此分享：你塞给我半包烤扁橄榄，我抓给你一把花生牛轧糖。若逢星期天或节假日，他们还你来我往地互相串门。可以这么说，双方都当得起“同窗好友”这四个字。

在我数千张碟片的唱片柜中，巴赫放在首位。平时翻唱片，只要看到巴赫，心立刻就会静下来。巴赫音乐中不乏结构宏伟、气势恢弘、丰厚博大，但听到最后，一个字：静。这种静，肃穆、古朴，甚至有一种骨子里的孤寂。所以古尔德后来要到录音室里弹巴赫，所以哪怕是名家，不一定演得好巴赫，尤其是在红尘滚滚的当下，没有静气，难演巴赫。

好多年前，王健演奏完音乐会规定的曲目后，经常会在安可时拉一段巴赫，那感觉是他最放松、最自我的时刻，现场呈现出意味未尽的安静气氛。2005年，著名的DG为他录制出版了巴赫全套无伴奏大提琴组曲，那年他37岁。这样的年龄被大牌唱片公司录制如此重量级的巴赫作品，实不多见。

有人从专业演奏角度来听王健的巴赫，而我我觉得王健的演奏源自于他的内心。在我与他的多次交谈中，他的沉静、内敛、智慧，他对广博的人文历史的爱好和触类旁通，他对人生与艺术的哲学性思考，都融入到了他平时的演奏中——尤其是在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。静静地听他的巴赫，你会听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：宁静致远。

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，共由六首组成（每首6曲），没有其他乐器伴奏，一琴独鸣。因其特殊的难度和曲高和寡，平时很少出现在音乐会舞台上。不久前，王健在上海音乐厅用两场音乐会，完整演奏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（第一场演一、二、六；第二场演

后来，已没有人记得有一个诗人、作家叫陈仓。陈仓是笔名，有点“暗渡”的意思，就是不走常道。但这个陈仓，经过岁月的迷惑，早就死了，被深埋掉了。

醉生梦死地过了近十年，越过了三十而立，又进入了不惑，在上海有了房子车子，娶了个上海女人，生了个上海小子，把自己的根移动了一千三百公里。以为人生活到这个份上，够风光够体面的了。直到2007年一冬天，当我走上卢浦大桥时，顺眼在一张报纸上瞄到一个启事，是《新民晚报》包括《上海文学》等六家单位一起，要为世博搞个征文。我一边俯视着桥下，一边记下了一串句子。开头是这样写的“如果让汽车返回/就是一块铁让铁返回就是石头”。几个月后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多年来第一个与文学有关的，也第一个

时至1966年夏，“文革”汹涌而来，裹挟一切，冲击一切，自然也冲击着他俩的同窗情谊。你想想，连“同志”、“同事”、“同床”之间的感情都出现了裂缝，“同学”之间还能幸免？谁都说不清起因是什么了，反正分歧产生了，种种不快产生了，对立的情绪产生了。卢慕飞与邵启晨尽管仍是同桌，可彼此已不再搭腔。那场针锋相对的激烈的大辩论，竟然成了他俩的最后一次说话。相顾无言，直到高中毕业，各奔“遣”程（那时大学已停止招考）——卢去了国营农场，邵到农村插队。

白云苍狗，世事无常。过了若干年，两人皆调回了原先居住的这个大城市。又过了若干年，两人皆做了编辑兼作家，且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。虽

五、四、三），在上海乐坛是个开创性的“壮举”，引起极大关注，演出前两周已是一票难求，甚至连加座票都全部售完。如此小众的古典音乐会，出现如此盛况，多年来未曾见过，说明乐迷的欣赏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层次，也是对长期低调的王健最好回报。

这套大提琴组曲，巴赫在谱子上对指法、弓法、速度等，并没有严格标示，因而对演奏者来说，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度，也因此不同的大提琴家，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色，在演奏时间上也会有相当大的差异。尤其是现场演出，会有诸多不确定因素。也许是受到现场热烈气氛的感染，王健一上场情绪饱满，运弓利落，一气呵成，有几段舞曲演奏得相当漂亮。有人认为偶有错音，但在现场演奏，尤其是弦乐器，又是一把大提琴不停顿的独奏，很少有喘息的机会，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可理解。

第二场演出，王健以稳妥为主，精雕细琢，速度减慢，进入了与他唱片有些相似的语境。音乐会结束前，王健向观众致意，感谢大家的光临，同时实话实说：演完全部六首组曲，感到很很累。王健的真诚坦率，再次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和笑声。我后来问王健，如果两场演六首，中间是否能休息一天？王健说：最好能休息一天，不过如果一晚只拉两首，最能保持状态，但这又要涉及场租等问题了。

在现场能够欣赏到巴赫全套无伴奏大提琴组曲，对乐迷而言，是个历史性的时刻。何时何地才会重现这样的时刻？

与上海文学有关的，通知我获得了一等奖。事后赵丽宏给我的《诗上海》作序时提到了一些细节，“在雪片般的应征来稿中，有一首诗引起我的注意。”

当时是看着高达一万块奖金去的。但听了过传忠一场场朗诵，特别是赵丽宏每次见到我，都说写得好，鼓励我继续好好写。赵丽宏是《上海文学》社长，我小时候就是他的粉丝。那年起，我反思了一下，千金散去不复来，美女再美也会老，觉得神马都是浮云，如果我突然死了，惟一遗憾的还是作家梦。我又一篇篇写起来了，开始给《上海文学》编辑部投稿，他们陆续发了我的小说、散文和诗歌，两篇（首）入选了人文版等年选。最重要的，让我少有出门的父亲、无名的塔尔坪，还有丹凤县、庾家河，带着油墨香味走得



前是否提到过邵启晨，反正邵启晨在同为校友的妻子跟前多次说起卢慕飞。有意思的是，邵启晨时常在卢供职的报纸副刊发表文章，不过，邵每次投稿都是寄给副刊的一位堪称知交的编辑，从未未给卢寄过稿子。自然，卢在自己编的版面上，也从来没有发过邵的稿子。……

岁月如流，转眼数十年过去了。

这一天，是邵启晨的六十大寿，也是他正式退休的日子。女儿、女婿拎着生日蛋糕和正宗茅台酒来了。早已戒烟的邵，心血来潮，出去买了盒烟。他刚回转家门，正要去厨房炒菜的老婆告诉他，卢慕飞也退休了。邵问她是怎么知道的，她指指那张报纸，意味深长地笑着说，你自己看吧。

邵翻开报纸，首先映入他眼帘的，是副刊的头条，这是卢的一篇感谢作者、读者的随笔《曾经的好时光》。“责任编辑”一栏，正署着卢慕飞的大名。原来，这一期副刊是卢编发的最后一个版面，卢真的也退休了，今晚是他的“告别演出”。当邵的视线旁移时，他的眼睛一亮，他瞧见了自己的名字，右上角正是他邵启晨的散文《窗外的风》。

妻子端着菜进来，诡秘地问：看出道道了吧？

邵想说什么，一时语塞。他久久地看着两篇并排的文章，连同两个并列的名字，忆念起当年两人同坐在一张课桌前的情景……

最远的一次。随后几年，我出了三本书，拿了七八个奖，发了几百首诗，“进城系列”小说已经脱手了五篇，今年上了三次《小说选刊》两次《小说月报》一次《新华文摘》。我世俗的人生被《上海文学》及一帮有知遇之恩的编辑们，淘出了闪光的一面。

每天早上，我送爱人上班时，都会从巨鹿路675号门前经过，每次看到这幢耶达克设计的欧式建筑，那拱门，那弧窗，那红瓦坡顶，那青砖清水墙，还有门口挂着的《上海文学》，都让我有一种梦想之家的悸动。有时候，我还会停下来，进入楼下那家咖啡馆，点一杯专为作家优惠的咖啡，从书架上随手拿起一本书，整个人一下子就从这个喧闹的尘世中撒出来了。

一份杂志在你身后，就像一个亲人在默默注视你。

《上海文学》之缘